独钓江山

□方英文

汉赋与龙意象

《汉赋》中龙的意象触目皆是,这 得从汉赋四大家说起,因为他们的代

表作都与汉代长安有关。 汉赋四大家,约定俗成的是指汉 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 人。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与汉长 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是长 安成就了他。他第二次进长安,就以 一篇《子虚赋》惊动了汉武帝,被其风 风光光请入长安,该赋中有"众色炫 耀,照烂龙鳞"之语,《上林赋》中则有 "于是乎鲛龙赤螭……""青龙蚴蟉于 东箱……"之语。蚴蟉,龙行的样子, 此处用以形容车子。《上林赋》中"西 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 柳"。其中所谓的龙台,即今西安市 鄠邑区东北三十里龙台坊。该赋中 还有"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 华之旗,树灵鼍之鼓"等表述。"鼍之 鼓"的鼍即古代的鳄鱼,因鼓用鳄鱼 皮蒙制,故称。但鳄鱼亦被认为是早 期的龙,鳄鱼也称"鼍龙"。司马相如 还有一首《大人赋》,是写汉武帝驾云 乘龙遨游仙界的,其中写到"驾应龙 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虫 幽蟉蜿蜒……"译成白话就是,驾着 应龙、象车屈曲有度地前行,以赤螭、 青虬为骖马蜿蜒行进。"赤螭"为传说 中的赤色无角小龙(一说雌龙);"青 虬"被称作青龙。

再说扬雄赋中的龙意象。司马相 如和扬雄都是西蜀之人,并称"马 扬"。扬雄甚至还在长安生活了30多

曲径通幽

年,曾校书于长安的天禄阁。司马光 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 儒",所以世人有"孔孟荀扬"之说。扬 雄《甘泉赋》中有:"捎夔魖而拱獝狂。" 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龙有角,人 面。"其赋还有其他提到龙的句子,如 "嵌岩岩其龙鳞"、"炎感黄龙兮,熛讹 硕麟"等。所谓"龙鳞",所谓"黄龙 和"硕麟",也都有清晰的龙意象。还 有"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 "蛟龙连蜷于东厓兮","漂龙渊而还九 垠兮,窥地底而上回。风傱傱而扶辖 兮,鸾凤纷其御蕤","鳞罗布列,攒以

扬雄《羽猎赋》中亦有龙之意象 赋前半部有"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赋中 后段有"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 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似乎前后 两段仅变动了几个字,给人感觉有点 重复,但这种重复咏叹,却恰恰给人以 深刻的印象。扬雄《甘泉赋》《羽猎赋》 在艺术上铺陈夸张,借助龙意象,使他 的赋气魄宏大,文采焕然,气势磅礴, 最是弘丽温雅。

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中唯一一位陕 西人,其《两都赋》影响深远。该赋序 中云:"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 鼎之歌, 荐干郊庙。神雀, 五凤, 廿霞, 黄龙之瑞,以为年纪。"对大汉的丰功 伟业予以弘扬,广大百姓心情欢畅,各 种瑞物竞呈吉祥,其中的瑞物就有龙 凤文化中的黄龙和五凤。黄龙是中国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据古籍记 载,黄帝及大禹都是黄龙的化身,被誉 为中华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便是这 个黄龙降世。《史记·天官书》中记载:

识,有记号,不信就到我家大门锁子上

试一下。"一试,果然是平平家的钥

匙,谁捡到的?什么时候捡到的?已

经无从考证,现在我是自投罗网,只好

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成立了理发

小组。就是班上买一把推剪,让我保

管.哪位男生头发长了,我就主动或被

动去给他理发。我也没有学过理发,只

是早先父亲为了省钱买过一把推子,给

我和弟弟理了几年,我也拿弟弟的头试

时还是很认真的,能把男生的头发理

得比较短、比较齐,也差不多可以在梳

'锅铲头",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理"光

葫芦"、"电灯泡"。可时间长了,就不认

真了,有时候还故意恶作剧,给同学理

个深一下浅一下的花斑头,或者干脆有

意识地留一两撮毛发,不理干净。有一

次,给楼后的帅哥韩国胜理头时看似不

经意地留了两撮。这个头形从前边看

还可以,从后面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两

撮, 过后韩国胜来求我好几次, 我才给

子的帮助下理出"小平头"、"盖盖头"

我理发的技术虽然不好,但开始

过几次,弄得弟弟哭天喊地,

第二件趣事是理发。大概小学

"轩辕黄龙体。"还记载大禹的父亲 "鲧"因治水不力被处死,腹中出现-条黄龙,这便是大禹。班固在《西都 赋》中更进一步说:"周以龙兴,秦以虎 视。"此处的龙即成了一种比喻形容的 意象,意即周朝凭长安这块"九州之上 腴"的风水宝地而如龙飞腾,秦朝凭此 而虎视东方。班固在写《答宾戏》时, 仍重视龙意象的表现。

最后来说张衡赋中的龙意象。张 衡在四大赋家中独树一帜,他既是-个文学家,还是一位科学家,其赋作名 篇是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 赋》。这里主要从反映西汉国都长安 的《西京赋》中龙意象说起。《西京赋》 中有"疏龙首以抗殿",意指"疏通龙首 山以高筑宫殿"。"麒麟朱鸟,龙兴含 章,譬众星之环极",意为麒麟、朱鸟、 龙兴、含章诸宫殿,如众星环绕北极一 样。"想升龙于鼎湖",意为"想到黄帝 在鼎湖乘龙升天"。黄帝乘龙升天的 鼎湖,据专家考证为今蓝田的焦岱 镇。《西京赋》中还有"千乘雷动,万骑 龙趋","白虎鼓瑟,苍龙吹篪","海鳞 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等有关龙意 象的辞赋。张衡作为赋学家,对汉代 龙的文化意象,有着十分敏锐而独特 的认识,使得他能驾轻就熟、自然恰当 地借助龙的意象,让自己的辞赋充满 了意象丰沛的思维。值得特别强调的 一点是,张衡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科 学家,他在发明世界上第一架候风地 动仪时,采用龙的意象元素……其构 思之神妙,真是匪夷所思,使人甚至想 到· 也许正是受到了龙意象的启悟,他 才灵智大开,让神话一般的龙与科学 技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眼,经常来人凭吊怀古呢。" 我问:"你们这里真的是姜太公 钓鱼的地方?"回答说:"真的在宝鸡, 但我们这里更真! 为啥? 宝鸡在渭 河上游,我们这是渭河下游,下游鱼 比上游鱼大。你想嘛,姜太公那脑子 多贼,肯定选择这里钓大鱼!"

渭河大堤,正施工加固。碑的四周生 满杂草,陪者及当地人说:"别看不起

西

西安西侧的渭河边 立有一碑 上刻五个隶书字:太公垂钓处。环目 一瞄,南边百步之距,群楼耸立;北边

这也蛮好。高山仰止的古贤, 人人追慕。况且见贤思齐、进取向 上,又是任何时代都大力倡导的。 我说姜太公钓鱼在我这里就在我这 里,你还把我抓进牢里不成!炎黄 二帝陵呀衣冠冢呀,不是南北都有 嘛。既如此,我索性再提供一个待 查史书以佐证的说辞。周武王凭了 姜太公辅佐,灭了商朝,选择汶沣河 汇入渭河的沃美之地建都镐京。为 嘉奖父辈大功臣姜尚,遂于郊外渭 河边,专为其营建一个钓鱼处,供老 汉颐养天年。众人一听,齐声赞曰:

其实也不必查什么典籍,根据我 文章《历史以我说的为准》的理论,为 证明姜太公确实在此钓过鱼,你尽可 模拟古书语气,杜撰一堆话来,称这 些话分别摘自《山海经》《华阳国志》 《禹贡》之类,压根不必考虑时间是否 错位,只要能"论证"姜太公钓鱼地确 在此处,即达目的。上引古奥的书, 吃瓜群众也没谁吃撑了去翻阅的,反

遐思漫笔

正我就从没见过。至 于少数迂腐学究看了 生气,胆敢写文章批 评,你们就胆敢付给他 们润笔——绝佳广告 哟,好我的哥!

姜太公是大器晚 成的经典案例。他拿 直钩钓鱼,以此怪癖行 为制造名声,将自己成 功推销到周文王帐 中。据说"天下者,天 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 之天下也"之崇高理 念,便是姜太公原创且 践行一生的。这个就 牛大了,于是被黎民百 姓捧上神殿。不难想 象,真正以钓鱼为生 者,乃是最底层贩夫走 卒生态,惶惶清苦的, 不可能悠然快乐的。 然而一旦身居高位 过,家财万贯后,于是

临长流而垂钓;钓上 鱼了又假作慈悲地放生掉,标准的 神仙高十游戏

因此,凡因钓鱼而成了名胜者, 全是意不在钓鱼的,比如富春江严子 陵钓鱼台。最是横绝古今之钓鱼,当 数唐人柳宗元诗中营造的非凡画面

IC photo 供图

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天地间唯我 一人,曲高和寡,自负极了。诗中的 老汉究竟想钓什么呢? 大约是钓为 国为民效力的机遇吧。当然,也不排 除真的钓鱼。

童年趣事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这个退了休 的老顽童,忽然想到几件童年趣事。

第一件趣事是配钥匙。我有一个 邻居叫贠建平,小名平平,比我大一 点,应该是同岁,反正他上学比我早一 年,是我的学长。他很聪明,会做饭、 会配钥匙,谁家大门锁子的钥匙丢了, 都会找他来配。大部分情况下,他是 用废旧钢锯条的头头,先在火上烧烧, 使其刚性软一些,再用锉刀锉,锉好后 再淬火,增加刚性,就可以使用了。 当然,最好的配钥匙材料还是用废旧

有一次,我找平平帮忙配钥匙。 他说:"你家如果有旧的铝钥匙,找来 当材料最好。"我就回家去找了,翻箱 倒柜,好不容易在工具箱里找到一串 旧钥匙,给平平拿去,心里想:"这下有 好材料了,能配好几把钥匙呢。"平平 接过钥匙说:"咦,这是我家的钥匙,都 丢了半年多了,怎么能在你家呢?' "啊,真的是你家的?""这串钥匙我认

流年似水

他一点一点分几次理干净,叫别人笑

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我聪明反被 聪明误。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上 小学二三年级,老师是一个从山东调 来的女教师,教学很认真,也很能创 新。我那时候经常听广播,也经常看 革命样板戏,并偷偷地演唱,暗暗地模 仿,只要有机会就想露一手。

一天下午,学校组织劳动,就是到 处找废旧砖头拉回学校,用来加固地 道,箍防空洞。我们几个人找到了一个 停工的建筑工地,当时叫"半截楼",其 实就是一个废弃的俱乐部工地。我们 用同学家里的三齿耙,把砖头起松挖出 来,再把凳子翻过来装进砖头,分次搬 回学校。走二三里的路程,一下午跑了 两三趟,我一时间脸色发白、冒虚汗 其实,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我为了 当先进,就借机装着晕倒,躺在大太阳 底下,闭上眼睛不起来。孙老师叫同学 们把我抬到阴凉地方,给我掐人中、喂 水,折腾一阵我才睁开紧闭的眼睛…… 后来,我虽然如愿被评为先进,但是给 老师留下了身体不好的印象。

时间不长,班里排了一个连说带 唱还带舞蹈及队列操练的节目,由孙 老师自编自导,歌词也是孙老师写的, 很跟形势,一大半同学都参加演出,后 来还参加了区里面的巡演,大出了一 次风头。可孙老师就是没有要我参 加,同学们说:"孙老师害怕你晕倒在 舞台上!"唉,我前边的"戏"演得有一 点过头了,真成了"弄巧成拙"!

皋月人倍忙

□赵春燕

凌晨,天微微亮,整个山村尚未 从深睡中醒来,一片宁静。我甜梦正 酣,突然一声咳嗽传来,把我唤醒。 随之进入耳中的,是一阵缓慢的脚步 声。我知道那声音来自早起的安娃 子爷,他又早起上地干活了。

于是,我先看见身边的母亲快速 起床,接着又听见了隔壁三爷爷和三 奶奶开大门的声音,继而村里道路上 的脚步声多了起来……整个村子,又

安娃子爷就像一只报晓鸟,每天 早上把大家唤醒,进入辛勤的劳作生 活。安娃子爷是和我同村同姓的一 个本家爷爷。说是爷爷,只是因为他 辈分高,他应该和我父亲年龄差不 多。他是个普通的农民,养了两子一 女。作为农民,他那个年代在土里刨 食,靠天吃饭。他每天天麻麻亮就起 床,空腹去地里干活。一去就扎根到 地里,用镢头一下一下挖地,用手指 一颗一颗放种子,用肩膀一担一担挑 粪,用勺子一勺一勺浇水……种子破

岁岁年年

土,幼苗生长,庄稼成熟,颗粒归仓, 他都亲力亲为。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他都耕耘在地里。从早到晚,除了肚 子饿了,回家匆匆吃点饭,他都在卖 力干活,几乎是长在了地里。即使月 夜下,也经常能看见他干活的身影。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他的 真实写照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安 娃子爷到五月时倍加忙碌,老伴身体 不好,女儿已嫁。儿子虽已长大,但 也要他领着干活。除草、浇地、种豆、 割麦,各种农活一肩挑。常年劳累, 他已是疾病缠身;没闲钱也没闲工夫 去治病,安娃子爷只能硬挺。到后 来,他的脚已溃烂,经常一瘸一拐去 地里干活,让人看着心里很不适。但 大家也只能是叹息与同情,自身都难 保,无力帮他。村里最勤劳的安娃子 爷,并没有发家致富,生活仅够温饱。

后来我到城里上学,回村次数少 了,见安娃子爷的次数也少了。安娃子 爷最终因病重离开人世,直到最后他也 没去过正规医院,也不知自己得的是啥 病。每次回村,想起他,我心里总不是 滋味,总觉得他如果去大医院看一看, 或许病还能治好,也不至于过早离世。 时隔多年,我作为支教老师又来

到了农村。学校地处乡村,课余我经 常喜欢到地边走一走。时值五月,路 边槐花飘香,玫瑰绽放,地里有农人 在劳作。时过境迁,农民们的劳作工 具经过改进,已不是很费时费力。集 除草与松土于一体的工具,一个女人 就可以操作了。 那天,我再次来到地边,一位头

发花白、身体健朗的大娘在地里干 活,我和她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子 女已成家,自己种点地,只图不闲着 有个事干;关于吃喝,她不指望儿女, 国家给发老龄补助,发放时间很准 时,衣食无忧;如果有了小病,有农村 医保可以报销;如有重病,有大病救 助,一切都不用愁。大娘已七十多 岁,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毫无暮年 之人的颓废之色。她说玫瑰花慢慢 开放,需要采摘;小麦已抽穗,需要 除草;各种菜已播下种子,也要浇 水。虽说不愁吃喝,但自己身康体 健,也不能闲着,要加倍干。这样才 不辜负国家的好政策,也不给政府添 大麻烦。说着,大娘忙活起来了…… 听着她的话,看着她的笑,我想 起了安娃子爷。他的一切,俱往矣。

应该满面含笑了吧? 鸟鸣声声,花香阵阵,书声琅琅, 正是好时节。让我们趁着徐徐的风, 忙碌起来吧!

新时代、新政策,他的悲剧不会再现,

他的悲哀亦不会再现了。假如他在

天有灵,看见如今的农村新面貌,也

小妹脎云

小妹晓云,小我一岁,准确说是 十三个月。她亲亲喊了我数十年"姐 姐",我却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姐 姐"还是"妹妹"?

多年前,我们的母亲与父亲成 婚,家徒四壁,却琴瑟和谐。他们在 同一所学校教书,一起去学校,一起 回家。母亲生育三个孩子,我、妹妹 和弟弟。三个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 肉,她一个一个地生,一个一个地 疼。但母亲一直说她亏欠妹妹。

我是老大,父母新婚不久,还不 太拮据。我不仅饱食母乳,断奶期间 还吃了一瓶又一瓶炼乳;弟弟最小, 那时父亲涨了工资,经济状况稍好。

妹妹却是可怜,这全怪我一 在母亲离开多年后,我才懂得, 当年的我是个多么贪婪的婴孩,不只 吮吸了她初为人母时饱满香甜的乳 汁,还吃疼了她的左乳。母亲月子里 时, 左乳痛得开了几个小洞, 后来才 慢慢愈合,却再也流不出甘甜的乳汁 了。母亲的左乳疼坏了。十三个月 之后,妹妹出生,冥冥中注定她只能 吮吸母亲的一只乳房。一个幼小的 婴孩,奶水供应不足,又没有乳粉可 吃,不停地发烧、咳嗽、喘气,禁不住 一丝风。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却

她喉咙太细,连小米都吞咽不下去, 每一次喂米粥,只咽下汤汁,仅有的 几粒小米被她灵巧的舌尖吐出来。 好不容易长到七八岁,她依然不吃青

岁月静美

粱饭。每天下午,我们吃烩菜汤面, 母亲要给妹妹热一碗高粱饭,或者开 水泡一碗馒头,加点白糖。

妹妹就这样吃着单一的饭食一 天天长大,肚子里却又生了虫,不能 吃饭,吃了也不长肉,瘦得像麻柴棍 儿。母亲听人说了一个偏方,买了 半斤生南瓜子,狠了心一次都给妹 妹吃了。妹妹半夜拉肚子,大概那 些病虫和疾患都被黑暗带走了。黎 明时分,妹妹醒来,迎着第一缕朝阳 从此"活"过来。虽然依然吃前顿剩 下的高粱饭,依然吃开水泡馒头,依 然瘦得弱不禁风,但总算开始健康 成长了。

童年乃至少年,父母一直把我们 俩当双胞胎养。母亲给我们缝制一 样的衣服,做一样的布鞋,背一样的 书包。自记事起,我和妹妹从不生 分,去学校结伴走,写作业坐一张桌 子。春天我们一起拔草,夏天我们一 起玩水洗衣,秋天我们一起捡树叶; 冬天,一河水全封冻了,男孩女孩都 在冰滩上玩,我也拉着妹妹的手滑 冰。似乎母亲给我的健康身体,让我 拥有无所畏惧的胆量,右手牵着妹妹 的左手,脚底踢一块冰,冰跑哪里,我 就拉着妹妹撵到哪里,再踢一脚,再 滑一程。而今回想,那才是我真正做 姐姐的美好时刻。

我和妹妹穿着一样的衣服鞋袜, 起上小学和中学,老师和同学们都 以为我们是双胞胎。直到上了大学, 分地求学,我们才开始各自买衣服, 乃至各自恋爱,成家生小孩。远隔千 里之外,每年暑假,妹妹一家都要赶 回来,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欢欢喜 喜与父母住在一起。

多年之后,妹妹捧着一碗高粱饭 或糖水泡馍的情景犹在眼前,我和妹

妹已抚育着各自的儿女,父母也已远 在天堂。早年瘦小的妹妹,如今也不 胖,健康、干练、乐观,一脸天然幸福。 只要我们在一起,她就帮我做家务、料 理琐事。她思维敏捷,干净利落,从不 拖沓。渐渐地,不是我照顾她,而是她 照看我。不论走哪里,她都拉着我的 手,很多时候,我分不清自己是姐姐还 是妹妹,我甚至在她的眼睛里找到了 母亲当年目光中那般慈爱与祥和。

不敢问天:前世修了多少福,才 可有今生的姐妹情分?

这么多年,妹妹一个人走过多少 路,我一个人走过多少路,早已数不 清。但是不管走过多少岁月,我们依 然是母亲养育的好姐妹。当年,母亲 为我起名"晓艳",为妹妹起名"晓 云",或许在母亲眼中,她愿意我们姐 妹俩就像拂晓云霞,红艳艳的。数十 年过去了,妹妹依然保留着"晓云"之 名,我却走着走着就把孩童的自己走 丢了,凭空摘了一个名字,像是给自 已戴上一顶帽子。有时候想,妹妹才 是真正贴近母亲的女儿,渚沙间桂芝 兰草,杨柳边明月晓云……

前年夏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 家,站在母亲的灶台前。我和妹妹扫 尘、除草、洗涤,锅、碗、盆、碟、勺、铲 ……一件一件都是当初的模样,一样 一样都洗净擦干,放回原处。妹妹 说:"洗一洗都放到原位置,要不然你 换了地方他们还找不见。

多年前,相对于村庄而言,家是我 们渺小身体的栖息地。多年后,我们 尘埃满面回了故园,住在老屋,扫尘、 煮饭、洗衣,做了安居村庄的人。我们 不是归人,不是过客,也不是嫁出去的 女儿,我们是村庄尚未老去的孩子。

童年的记忆还在,童年的村庄却 变了模样。走过村庄,走过老树,走 遍河岸,水依然流淌,却再也找不到 我们年少时洗衣的那一河石头。

草畔上,开满野韭花。我和妹妹蹲下 来,一朵一朵,掐一把野韭花。妹妹 着白衣,像一只落在草尖儿的蝴蝶。 水边吃草的两头小牛犊,一前一后, 相跟着回家去了。

河水退去了,野草疯长,甜水井

远去的硙子



村干部入户听取村民对新一届村 委会的意见与建议,平常不善言谈的父 亲抢着说:"能不能给村上安一台电硙 子? 方便群众推硙。"一席话惹得众人 哈哈大笑,村主任笑着说:"面粉厂离咱 村就几步路,大家都用麦子换面,谁现 在还推硙呢?"父亲说:"换的面没有硙

子推的好吃。"村干部笑着去了邻家。 我下班回到家,听母亲说了此事, 笑父亲的愚,但不由也想起了家里几

十年推碳磨面的往事 关中方言将磨面称"推硙(wēi)" 磨面的工具称"硙子"。在磨面机还没 有普及的年代,流传了上千年的石磨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磨面工具。据《世 本》上记载,石磨是鲁班发明的。传说 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 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 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在此 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 臼里用杵来舂捣。"硙子"是石磨的古 称。一般是架在石头或土坯等搭成的

往事如烟

台子上,接面粉用的石或木制的磨盘 上摞着磨的下扇(不动盘)和上扇(转 动盘)。两扇磨的接触面上都錾有排 列整齐的磨齿,用以磨碎粮食。上扇 有两个(小磨一个)磨眼,供漏下粮食 用。两扇磨之间有磨脐子(铁轴),以 防止上扇在转动时从下扇上掉下来。 磨面时,在其上扇固定一根粗木杆,人 推着转圈,于是便产生了"推硙"。 词。以后虽然变为牲口拉,再后来使 用了磨面机,但关中人至今仍把磨面 称为"推硙"。"推硙"一词,给我们保留

了一幅古人生动的生活画面。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住着土 窑洞,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下有一口石 硙子,圆形的磨盘,直径一米左右,上 下两片。母亲说,从前一大家子吃的 面粉都要用这石硙子推成黑面,勉强 充饥;石硙子虽然有牲口拉,但出面很 慢,大半天也磨不了多少面。推硙的 经过异常繁琐。记得母亲推硙前,先 要在家里院子里支起两口大锅,一个 锅倒上多半锅水,把要推硙的麦子倒 进水里淘上几遍, 撇出浮在水上的麦

皮,竹筛子放在另一口空锅上,用竹笊

篱捞起淘过水的麦子倒在筛子上空

水,空完水的麦子又得倒在院子里一 张锋布上摊开捡里边的小石子, 晾晒 上两个小时左右装袋,第二天才能推 硙。如果到了冬天,气温低,需等晴 朗的天气,淘麦子的手冻得红肿,晾 晒时间长,还要用干毛巾来回脱麦子 上的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上有了电

硙子。那时候生产队还在,电硙子由专 人看管 每户人家到年底能分少得可怜 的一点口粮,磨的面自然也是黑面。后 来包干到户,日子稍微好些,终于可以 吃到白馍了,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劲。那 时候的电硙子工艺落后,没有剥壳机, 电硙子下放两个铁桶, 麦子倒进去后, 磨的半成品面粉又得反复用桶提着倒 进入料口,加之电硙子用的振动筛没 有现在的先进,磨的面也没有现在白。 如此,寒来暑往十数年,家里吃的面都 是父母亲这样不辞辛苦磨成的。到了 九十年代,村上有了更先进的电硙子, 带剥壳机、先进的振动筛。采用刀片切 割和高速气流冲击碰撞双重粉碎功能 于一体,并能同时完成微粒分选加工工 序。在刀片切割粉碎过程中,转子产生 高速气流随刀片切割方向旋转,物料 在气流中加速,并反复冲击使物料同 时受到双重粉碎,加速麦子的粉碎 率。电硙子下,麦麸和面粉由两个接 料池子自然分开。父母每次推硙时, 再也不用在家里淘麦;只需用架子车 把麦子拉到加工点,过完秤,人家会让 把麦子倒进一个大铁盒子里,加半桶水 拌湿,晾半个钟头,开启电硙子,将晾好 的所有麦子倒进入料口,等一个钟头 左右,雪白的面粉就可以磨好了。

那时候,每个村组都有一台电硙 子。经管电硙子的人虽说不用去风吹 日晒到外边出苦力,但要长时间忍受 电硙子的噪音,时间长了听力随之下 降。小舅活着时,家里有台电硙子;他 为了节省电费,好几年都是后半夜给 人推硙。由于没有做好防护,推硙时 产生的细小粉末使他患上肺癌,刚刚 六十岁竟撒手人寰。

进入新世纪,镇上有了大型面粉 厂,想要面粉随时可以用麦子去换或 者买。零星的电硙子,只存在于远离 镇上的村子里。过年过节,想吃自己 磨的面的人才去推硙。时代日新月 异, 硙子离我们渐行渐远, 但硙子磨面 的隆隆声似乎还回荡在我的耳旁。

不能庇护她不受风寒。 妹妹能够活下来,是个奇迹,但 她长大的路途走得太艰难。母亲说,

菜、不吃烩面,吞咽不下馒头,只喝高

征稿 启事

诚征小说、散文、随笔(1500字左右)、诗歌等各类文学佳作,要求正能量、主旋律、 原创、首发。不唯名家,不拒草根,作品说话。一稿多投,敬请绕道。请根据版面定位, 精准投稿,邮件标题务必注明来稿体裁、题目和字数。

投稿邮箱:744230723@qq.com